

樊
鍾
文
集

張
元
濟
題



片紙趣破裂積屋耗精血橫掃滄海虛
放恣神鬼折乾坤曠寂寥往來倏消滅
小小學書子區區意不屑皇皇 太史
公咄咄奮此烈持幅尚書老筆分秀傑
畫取修書因裡祀流風絕掣眼窺瑤華
盟手讀論列四羅夫如何警欲有所雪
章安石學商鞅很很變新法變抑不及
骨胡以劈羸乏莽莽六萬年卯土一泡

插團團六六州胎膜一片夾五千載雄
雌八百兆鵝鴨夢幻紛多難兒女感悲
吃鑿破新戰場天卻小魔靚黑水倘可
漂赤血何足缺丈夫固不測拂塵看青
氍毹萬古修書處一旦用書實無虛更
是實日夜柔不律屠害如做錢修書如
串貫做錢入串貫大用絕邊軼莫窮于
無人莫窮于無術書以悅之有修且悅

之遊百島一島奮萬馬一馬率當膽古所有食
肉胡所娛英雄見當豁立事寬必驛寥陰
山蒼翠翠秋樹碧搖搖一萬青虛空一分白了
幾紅粉絕徒有丹黃客初日劃晴曉明月燭
幽夕階階裏古歡鬱上枕新策錯比阮子虛
不是揚子宅何曾似六朝未免聳一席安得
四日月鳳戶跨金石攬以金球子挑與天子

相

四

四牙臨下有康寧十一行惟謹也

夫子大人修書圖

邵易焚錄

屈曲橫空含味幽三千精騎射風流便知長春心肝
嘔其使寒郊肺肺髓讀吳子詩有味乎其言
題四句邵易焚錄王晉五月中

樊錐文集

目錄

開誠篇一	一
開誠篇二	六
開誠篇三	一〇
發錮	一五
「湘潭公懇變通縣試月課稟并批」附識	一九
勸湘工	二〇
上陳右銘大中丞書	二三
黃山高等師範學校學約	二九
師範學校學約敍	六〇
師範學約後序	六三
蕭尺木補繪離騷圖序	六四

述學賦……………六六

墨家者流賦……………六七

司馬溫公表進資治通鑑賦……………七〇

泉幣賦……………七三

題江建霞修書圖四章……………七五

讀臨湘吳翬（鳳孫）題江建霞修書圖詩……………七七

贈羅翊生聯……………七七

自署楹聯……………七七

附錄

樊錐傳略……………七八

邵陽士民驅逐亂民樊錐告白……………八一

樊錐文集

開誠篇一

今夫新學與舊學相水火也，新政與舊政相歐亞也，此不可責之吾舊，此當責之吾新。今夫吾之所以不能不新，而不忍不新者，非獨爲一人之美名也；非獨爲一人之私利也；非一閭之市，而專以囂風氣取寵也；非縱橫其詞，淫放其說，而視然以六國之處士自穢也。然以此沸騰之而不能辭不忍辭者，則何也？其意不過止於存中國，保教種，勿使數千年神聖之區，一旦殄滅以漸盡，蹈波蘭、印度、阿非之覆轍而已。然則此意抑無大惡於天下，而世之老師宿儒，正人君子，猶或有非之者，則以其爲美名，爲私利，爲取寵，爲自穢而已。而其寸長微意之是處，似未之諒。然而不忍罪彼而罪此者，所謂自怨自艾，自反自問，以冀挽回於萬一，以期相濟於通同，則吾之道必猶有所未盡也，則吾之中必猶有所未足也，則吾之所以處此，必猶未能傾肝瀝血垂涕泣而道之，臥薪嘗膽，積重誠以動之，以深白於堅樸渾噩之宗族，碣結於百折不回之豪傑也。則吾甚不可以盛氣相辨駁，以巧言相鈎距，以其所學而傲之以未知未歷，以其所見聞而傲之以未聞未覩，以其所磨厲鍊達惻怛慷慨而傲之以所未有所未及。吾惟有也，吾必力檢而自除之，吾惟無也，吾猶必力開而遠之。夫吾之所謂公者，而或猶以爲私也，而吾力察之，吾果有未公，吾力除之，以白吾豪傑，吾豪傑其

幸諒之以圖新，以安吾公，危夫！吾之所謂通者，而或猶以爲塞也，而吾力察之，吾果有未通，吾力除之，以白吾豪傑，吾豪傑其幸諒之以圖新，以存吾通，亡夫！吾之所謂同者，而或猶以爲異也，而吾力察之，吾果有未同，吾力除之，以白吾豪傑，吾豪傑其幸諒之以圖新，以易吾同，險夫！

吾之所以懇懇如此者，豈爲己哉！豈爲彼哉！爲中國也，爲中國何以必如此？吾豈爲新儕乎，何以必懇懇於舊？其意有二也：

其一，以天下之最不可易變者，其骨必至硬，其神必至悍，其力必至厚，其量必至遠，其志必至正且卓，其氣必至鬱且固，而其患之創之，苦之痛之，必不忍滅其所謂孔、孟諸聖之教者，必不忍斬其所謂三皇五帝之種者，必不忍絕其所謂九州五湖之國者，而較之吾人之叫號呼籲之恆情淺誼，必且什百千萬輩流而億兆之也。然而至計未定，而不肯苟同者，則以天下之風尙未真且實，而懼其喪己以自賤也。而使真知其時勢所迫，運會所趨，不窮則不變，不變則不通，不通則不久，不久則中國幾乎絕也，則黃種幾乎斬也，則孔教幾乎滅也，則將蹙然以振，翻然而悔，皇然以懼，奮然而起，而趨惟不先，而變惟不捷，摩頂放踵之不惜，履湯蹈火之不懈，新其所新，較吾人之所謂新，必尤勇且猛，曠且大，速且神，精且美焉。學其所學，政其所政，較吾人之所謂學，所謂政，必尤進而愈上，綜而愈實，信而愈效，挈而愈備焉。是真足以策吾新也，補吾新也，益吾新也，完吾新也。然則不新，吾何忍也，倘其竟新，天之福也。尸之禱之，何日好之，禱之尸之，何日期之。其

不新抑更甚，其新之抑更甚，固吾湘衡嶽、洞庭之往氣率然者，如今日之新學新政，嶄然出九土之頭角，倡萬黨以開先。雖其成與不成，尙未敢稍自恃，尙汲汲待羣力，而其機已見，義不容已。以醴雞負地球，以黍米塞滄海，不顧一切，殫竭愚款，而子而孫，而孫而子。中國一日存，吾一日必圖以濟之；黃種一日存，吾一日必圖以濟之；孔教一日存，吾一日必圖以濟之。吾豈敢逆其濟，吾其必圖也。吾其必合四萬萬民以會圖，此吾不一刻忘一人忘也。此其氣如此，迺其先則萬夫一詞，深閉固距，務欲以正氣折之而不圖其術，務欲以一拳碎之而不圖其器。魏默深則認其瘋狂，郭筠仙罵其書憤，曾劼剛則以瓦片擲之，以非種冒之，何相反如此也！所謂不新抑更甚，新抑更甚，往氣率然者，非耶？今吾諸豪傑，吾抑敢料其必如此矣。何則？人誰無良，特未之思，如其思之，抑未之甚，如其甚思，則孝子爲父母求藥，不問其涼熱也，問其當病與不當病也；慈母見孺子入井，不問其人之親疎也，而惟求其救之矣；同舟共濟，風浪險惡，不問其人之恩仇也，惟相保以性命而已。然則今欲保教，而惟熱藥則不服耶？今欲保民，而惟疎人則不呼耶？今欲保國，而惟仇人則不容耶？而況其不至如此也。今語以艱危，則曰是。語以保教、保民、保國，則亦曰是。此在凡有血氣，當無不以爲然，而安得不勉爲孝子，而安敢不自任慈母，而安往非同舟也哉！故以爲諸豪傑必思，思之甚，必如此矣。

其一，以強宗橫族在外，而門內之家人當屏氣穩慮，合力偕心。婦人挺身，孺子奮志，翁雨呼

雲，濟濟騰騰。無事則發憤以有爲，各忍其辱，各忍其氣，各耐其煩，各耐其苦。衣食鹽米，各瘁力以盡其能。勤惰邪正，各循名以覈其實。勿曰彼非也，吾不服之，勿曰此非也，吾不服之。恕其劣而慶其優，糾其長而勿專攻其短，務使轉衰族而爲之興，務使轉弱族而爲之強。如是而萬一不幸而有事也，如是而同其議，而同其氣，而同其能，如是而度其德，而量其力，而審其幾，而乘其微，如是而猶不足也，吾又姑忍之，姑待之，設法以善全之，以俟吾足也。如是而足也，則惟吾之所以毅然安其行，縱其所爲，而吾之量不窮也。如是而彼強宗豪族，雖千百萬林立於吾前，吾恐其食之不下咽也，吾恐其不能無骨以橫其喉也，吾恐其不能至喉，先折手挫齒，反而噬其膚，不可料也。今也不然，家人嗃嗃，婦子嘻嘻，此非彼是，汝爭我啄，詬誶之聲，摔闔之嚮，在堂滿堂，在房滿房，而其一切之疲頑無論焉，其一切之驕放無論焉，彼外人其窺之審矣。其一二有心有血者，則未嘗不爲其所困所扼所扞，而廢然思返也！如是而欲保全其家，保全其國，雖十堯、舜不能，雖十周、孔不能，無他，則勢使之然也。如是而十之中有三之不合，則雖幸而全之，而其費則多矣，其豈不知幾何矣，則今日之日本有之也，而況其萬不如乎！夫以堂堂之九土，而至萬不如區區之三島，豈不大可羞可憾可愧可憤哉！夫其可羞可憾可愧可憤，非必以良心風俗不如彼，禮義廉恥不如彼，其不如彼，則以其不能同氣同議而同能也，則雖謂之良心風俗不如彼，禮義廉恥不如彼，非過也，宜也。何則？彼人人有國，而吾人人無國也，此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而不自已者！夫船重則水深，

山窪則澤注，人多則力雄，衆和則事舉，勢使之然，無足特異。今諸豪傑，如不欲存中國則已，如欲存中國，則不可不和衆，不可不多人，如欲多人和衆，則雖有異者，吾無妨焉，吾取藉以存國耳。所謂廉頗、相如，其初不同，其爲趙則一也。夫吾華立國最古矣，立國最古，則積習更深。積習於上，則上無所新，雖新而如不新，此其故，天下皆知也。雖積乾坤之重力以移之，可過言其不勝也。積習於下，而新者一二，不新者千百，阻之者又億萬，以一二之新，求勝千百之不新，而重以億萬之阻，可謂不自量矣。此所以日日呼號，求友聲於繁林蔚木之區，而思轉百舌以一之，匯萬彙以謀之，而不憚其猥且屑而勞且頓也。

夫萬議不如一爲，萬言不如一誠，今不破去一切瑣文小故，一舉而爲之，而日日議政學議變法，則真宋鉏、墨翟，無補於六國之危亡矣。然竟一概昧昧然，而不深究其所以，而昧昧然爲之，與昧昧然而弗爲，此抑非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障狂濤而東之者之所爲也。今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無真熱腸，無真血性，無真能去門面，去名高，去一切私利取寵自穢種種之惡習，則雖罄南山之竹，決河海之口，唇焦舌敝，戶諭里曉，而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然抱頭自悶，閉關塞門，仰屋而嘆，扼腕以吁，火燃及眉，不呼杯水，而但知躍跳也，蟻蚤叢穴，不謀脫換，而但苦爬搔也，則將焦頭爛額，垢污瘠枯，而無人惜之矣。然此中之者，止此一人二人，雖千萬人，吾何必苦爲如是也。吾懼其胥天下而爲所誤也，則非獨舊者有罪，而新者抑與有罪也。其罪伊何？則忠告而或未能善道之也。

夫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天下者，天下公之，公天下而爲之，爲之而效之，效之而成之，雖不新可也，不新猶新也，雖不同可也，不同猶同也。而天下無義夫任士起而倡之者何也？其抑孤歟？其抑忍而任人之魚肉奴僕我歟？今一言曰：如有能力使中國不亡，聖教不危，神種不險者，不問其如何，吾願舉天下以從之。

（一八九八年三月九日湘報第三號）

開誠篇二

咸、同之中興也，以曾文正、胡文忠最爲洞開門庭，疏通血氣。積真意以動世，布至公以濟事，去官場之隔閡，聯疆臣爲一家。自三江兩湖，及西北東南諸省，除文移公件之外，函商之文，手致之草，無月無日，不有險阻艱難，無事不共，屈伸消長，無況不俱。已而天下皆化，意見相消，上至督撫，下至營卒，靡不外託寮友之誼，內結骨肉之親。其稍有扞格者，則未嘗不盡情敷合之；其大相陰陽者，則未嘗不苦心周旋之。此人豈真能潔然一無所私哉？其所以克之壓之，汲汲焉惟不及者，誠不忍以一人之私，而危害天下大局之公也。去其私，圖濟其公，非爲己也，非爲人也，抑非徒爲大局也，爲此不忍之所在，直不能一息或絕，如有所驅焉，不容己也。其卒也，於大局益，於人益，於己更益，使天下萬世稱之，兆民懷之，國家尸之，子孫享之。功垂於宇宙，精貫於靡極，與

起乎後賢，而觀法乎來哲，則是公乃真所以爲大私也，則是真私者乃真天下之至公也。人之於身，九竅四肢，互相濟，乃足以生，其所以濟，則以血輪之流注而絕無一毫之滯也，以氣筋之貫達而絕無一毫之塞也。今使不周於手足，則必有偏枯之症矣；今使不周於耳目口鼻陰陽諸竅，則必有聾盲暗核漲阨之症矣。使人而無手足耳目口鼻陰陽諸竅，則爲乾坤之廢物而已，數者缺一不暢焉，則非全人矣，偶而中此病，則有死亡之患矣。夫衆人者，迺知所以調其血輪，養其氣筋也，則足以生也無疑矣。夫僧、胡者，迺知所以調中國之血輪，養中國之氣筋也，則足以生斯世也無疑矣。

統地球有大血輪焉，有大氣筋焉，此無人調之養之者，其幾微見矣。故輪船、火車、電線、郵政，調血輪養氣筋之大物也。各國之通商互市，會盟聘好，合縱連衡，公理公法，此所謂小調養之始也，其大調養在後也。今使地球之血輪不調，氣筋不養，則不能鄰國相望，不相往來，閉關鎖港，絕市而相安無事也，則將洗兵四洋，血戰六海，日月變色，風雲帶愴，而天地無光，故夫小調養抑不可無也。此非獨五洲也。今夫義人之血輪不調，氣筋不養，則喪歐洲之大權矣。今夫普人之血輪不調，氣筋不養，則覆於拿破崙矣。今夫法人之血輪不調，氣筋不養，則路易喪而巴黎幾滅矣。今夫俄人之血輪不調，氣筋不養，則殺戮相繼，亂黨橫行，而迄今未已矣。今夫日人之血輪不調，氣筋不養，則困於諸侯，辱於歐洲，而幾亡於大將軍矣。今夫事不至萬窮者，則一智不開也，勢不至萬迫者，則一念之惻怛不肯發也。水不至漲天，則巨隄不潰，火不至千倍，則堅鐵不柔。黑夜遇賊，刀

不傳體，則不知反而走。腠理之患，寒熱不沸，胸肺之疾，飲痰不決，則不知就藥以醫。故夫列國之盛，逼無已也，則退而調其血輪，養其氣筋，故弱者強，亡者存，亂者治，而危者安矣。

今夫今人與古人不相謀也，曾、胡與列國又不相謀也，列國與列國又不相謀也，迺至通地球五六八九洲之人與其人又各不相謀也，迺至萬物之與萬物又各不相謀也，然其操之若一，其計之若約也，其所以大小輕重繁簡趨舍之不同，至其有所爲則無不同，是何也？則以此世界之公理，天初之元性，息息相孚，胎胎相應，未生而有，生而互漲者也。夫咸、同之禍亂，普、法之危殆，所謂驟雨暴病，元氣與客氣爭勝，則醫者一合藥，而寒者逐，燥者去，此其血輪固強，氣筋固未壞也。其調之養之如此也。今使此人矢其愛國之義，憂世之惻，而閉疆封域，彼割我界，獨行涼涼，獨行踽踽，不匯大局而謀之，不合羣力以駛之，不彼諒我恕以固之，不因勢利導以行之，則求其濟事也難矣。故事業求邁曾、胡、軼普、法，而知識操行，出兒童衆人之下，求其濟事，未之有也。故去其彼，去其我，去其疆域，天下一切，獨操不忍之性，必濟之誠，同我一國，同我天下，如此而禍難不掇，事不濟，未之有也。且天下之禍難雖甚，事雖急，兢兢業業，於當務之振興，政學之更革，上下一心，朋友一心，雖隆且篤，勞且苦，然天下之風氣終鬱之未開，天下之血誠終錮之未發，天下之愧憤終窒之未章也。夫掇天下之大患者，必有天下之大望所屬，如此而天下之心有所仰而法，有所感而起也。此其事不必及世而觀其成，往者先之，來者續之而已。而今天下之大望，何尙未有所一歸

也。此不可以虛爭詭得也，必其具有不忍之所在，毅然爲天下倡，毅然爲同僚倡，破除常格，而直以天見，如此而此省辦事可同之彼省，彼省辦事可同之此省也。此氣一貫，此血一流，浸淫於此而及於彼，以及天下，如此而天下之風氣猶不開，血誠猶不發，愧憤猶不章，則真天厭我也。天之所厭，無此者也，有而厭之，有此天乎。故不得天者，不可揀天下矣。故救天下者，視之其國矣，故救國者，視之其身矣，其身則曾、胡之身也。曾、胡之身，則普天下有之責也，而未有其權，則普天下督撫之責也。而時勢所迫，不免孤危，則大分之普天下之士民也。而於是通力以助之，旋乾坤，回日月，生死人而肉白骨，起偏枯而挽廢疾。其難如此抑何？至此而不視之如此，則普天下之憤力不積，即普天下之和力不積也。而不知其可以旋，可以回，可以生，可以肉，可以起，可以挽，則普天下之望力不積，即普天下之成力不積也。而不得其旋之回之生之肉之起之挽之之所以起點所以成線者之聚區，則普天下之望力必假假而無著，即普天下之成力必渺渺而無憑也。而不善其所以起點成線者之聚區，不固其所以起點成線者之聚區，善矣固矣，而不通其所以起點成線者之聚區，不同其所以起點成線者之聚區，不公其所以起點成線者之聚區，不大其所以起點成線者之聚區，則天下之望力必始而著之，繼而仍無著也，則天下之成力，必始而憑之，終而仍無憑也。則夫今之兩湖者，固四方之志士仁人義夫君子所切期焉，深望焉，恕待焉，而過許焉者也。以爲欲存中國，基於此乎？欲保教種，基於此乎？將以此爲起點成線之聚區也，將求所以善之固之通之同之公之大之

也。將以曾、胡望其長官，望其士民，其進而未止，且跨出無量也，將由此而各省其如此也。故兩湖不通，何況中國？中國不通，則中國必亡。然則與其亡而有益乎？與其存而有益乎？與其獨私寡利，卒至絕無一私絕無一利而有益乎？與其同公共義，卒至無所不私無所不利而有益乎？故願與有通之權者一籌之，其通則如上所云，其不通則如上所云矣。（一八九八年三月廿日湘報第十二號）

開誠篇三

揀天下亟殆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藥者也；拯天下垂絕之大危者，反天下沈痼之大操者也。大藥所用，庸醫螫手，大操所反，庸奴絕胆。疫火焚燒，則寒天盡一石之水；壯陰閉伏，則溽暑襲十層之裘。惡女則姑不敢以爲婦，夫不敢以爲妻。惡士則上不敢以爲下，衆不敢以爲友。今有縱車而入海，扛舟而走陸者，吾不信也。今有駛犬而耕，乘羊而射者，吾不信也。偏勢之所趨，則不揣情而可知其向已。今天下之病，匪直骨髓蝕入膏肓已，失此不變，則永痛終古已；失此不變，則抑終必變已，則亦必變之於人已。此在稍有血氣，無不知者。自馬關定約，膠州結案，舉中國之人，有死人之心，無生人之氣，不以爲絕無可爲，徒苦無益，則以爲勉勉從事，好事新人，此所謂最明於天下之務，而自命爲豪傑者，悲夫！悲夫！已而果然，而俄人操旅順、大連灣，已而德人挾山東之全